



革命斗争故事

延安保卫战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革命斗争故事

延安保卫战

天津人民出版社

延安保衛战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数2 4/16 字数48,000

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

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600

统一书号T10072·275

定 价 0.1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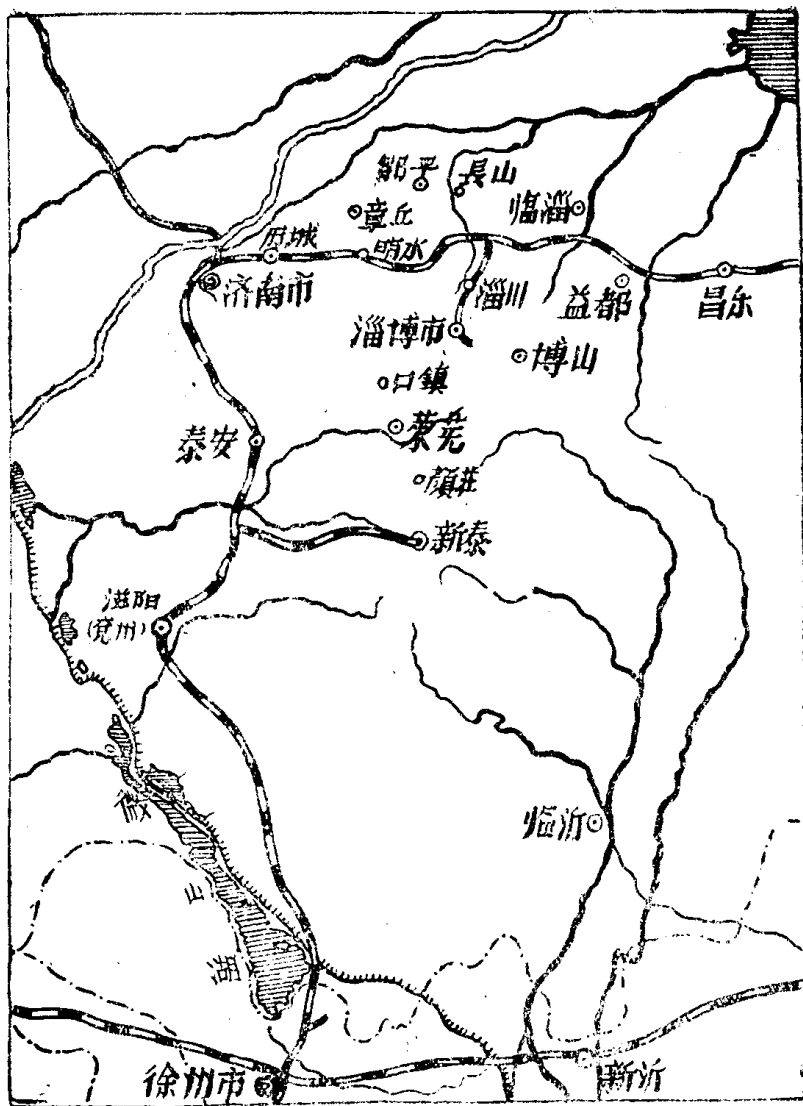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革命斗争故事”之一，内容包括“秦燕之战”“延安保卫战”、“渡黄河”等三篇。1947年初，蒋介石一方面集中了大量兵力，分头向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把黄河引归旧道，把我军阻隔在黄河以北。他企图在取得重点进攻的胜利以后，会师山海关和张家口地区，然后消灭关内解放军。蒋介石这个如意算盘不但没有打成，反而遭到惨败。我军又在以上地区内澈底地粉碎了他的进攻，而且跨过黄河，掀开了大反攻的序幕。本书内的三个故事，便是介绍这些战役的经过情况。

目 录

莱蕪之战	何 魯(2)
延安保衛战	慕 林(26)
渡黄河	周承木(58)

This is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map of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he map shows the province's borders with Hebei to the north, Henan to the west, Jiangsu to the south, and Anhui to the southwest. Major cities are marked with dots and label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Jinan (济南市), Zibo (淄博市), Weifang (潍坊市), Dezhou (德州), Licheng (聊城市), Linzi (临淄), Qingdao (青岛市), and Jiaozhou Bay (胶州湾). Significant rivers like the Yellow River (黄河) and Wei River (卫河) are depicted. Geographical features such as Mount Tai (泰山) and Lake Dongting (洞庭湖) are also shown. The map includes a scale bar at the bottom left and a compass rose at the top right.



萊蕪之戰

何 魯

什麼最可愛？

民主自由最可愛。

什麼最幸福？

和平生活最幸福。

什麼最痛苦？

民族奴役最痛苦。

什麼最光榮？

解放戰爭最光榮。

同志們，決戰的時候來到了！

向前！讓進犯蔣軍像沂蒙之雪，

像沂水之冰迎風消解……

這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山東人民唱的一首“決戰之歌”。

那時候，蔣介石反動派正在用一百六十萬軍隊向解放區進行瘋狂的全面進攻。解放區人民和敵人進行着艱苦的鬥爭。山東人民也動員了一切力量和敵人進行着生死存亡的決戰。

萊蕪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山东会战

萊蕪战役是山东会战的第一个战役。要說萊蕪战役的故事，先得說說山东会战的情形。

自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后，一連吃了許多敗仗。單在华东地区，解放軍在宿北一次反击，就消灭了蔣軍近三万人；接着，在嶧县、枣庄一战，又歼灭了蔣軍五万多人。但是，蔣介石並沒有从此接受教訓，他反而更加穷凶惡極，集中全部力量，拼凑了五十三个旅，三十多万人馬，要在山东解放区再来一次孤注一擲的大賭博。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蔣介石坐飞机到了徐州。在这以前，蔣介石还頂着一塊“和平談判”的假招牌欺騙人民，到了这时，他連这塊招牌也不要了，亲自出馬布置山东会战。本来山东地区蔣軍的总指揮是薛岳，但蔣介石对他指揮这一次进攻不太放心，特地叫他手下的第一員大将、他的总參謀長陈誠到徐州来坐鎮。他还担心光是陸軍进攻不大保險，又命令他的空軍司令周至柔把全部飞机調一半到山东来进行“战略轟炸”。

在山东解放区，蔣介石的飞机把美国造的炸彈到处乱扔。这个“战略轟炸”整整炸了一个多月，解放軍沒有炸到一个，可是老百姓的草房暖炕却被炸塌了不少。

接着，炮声也在四面八方响起了。蔣軍从隴海路、膠濟路、津浦路采取三面包圍、南北夾攻的架勢，向山东解放区进犯。在南边的一路，蔣介石摆开了二十四个旅，又分設三路，由新

安鎮东、西和費县向北直奔临沂。在北边的一路，蔣介石也摆开了三个軍、九个师、分成两路，沿着章丘到萊蕪的公路和博山到萊蕪的公路，向南进犯。蔣介石打算这样南北一夾击，就把华东野战軍挤在沂蒙山里，一下子全部消灭。

山东解放区被包圍着，处处是烟火，前后是炮声。蔣介石反动派的牛皮也吹的呱呱响，他們說要在“一年內击潰共軍”。陈誠一到徐州就夸下了海口，說要在魯南和解放軍“决战”；还说，国民党胜敗全系魯南一役，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这时候，华东野战軍的主力也集中在魯南，等着打击敌人。山东人民进行了总动员，几十万民兵武裝起来，展开了地雷战和游击战。这样，敌我双方，一百多万人馬就針鋒相对地，摆开了一个規模浩大的会战場面。

可是蔣介石挨了多次打，学得乖了。他知道华东野战軍在魯南等着打他，早有些心虛胆怯，加上华东野战軍在二月七日又来了一个主动反击，在白塔埠地区，一夜工夫，就把他的右翼先鋒郝鵬举部的两个师全部消灭，更吓得他不敢大胆前进。他認定华东野战軍要在魯南和他决战了，就命令南路的蔣軍“急扎稳打”、“齐头并进”。在临沂以南，正面只有八十里的地段上，蔣介石就排开了四十个团的兵力。他們挨肩搭臂，挤在一起，每动一步都用大量的坦克和飞机在前头掩护开路，每天进三十里，又退二十里，像烏龟一样慢慢朝前爬。

但是在北路，蔣介石却命令王耀武的軍隊，向山东内地大胆猛进。几天工夫，就占去了魯中地区的萊蕪和新泰等城。

华东野战軍在魯南找不到歼灭敌人的机会，一步一步向

后退着、已經退到了临沂附近。山东解放区的地盘越来越小了，情况越来越紧张，同志们心里十分着急，都在嘀咕着：“快退到临沂了，咱陈軍長❶怎么还不叫打呢？”

半夜里来了命令

这一天晚上，部队又撤退了十几里。同志们挖好了新的防御工事，直到夜里十二点才睡觉。

忽然，来了紧急命令，要部队立即集合出发。

天下着毛毛雨，二月的西北風吹在脸上，冷得刺人。可是，同志们心里却觉得顶热乎。这些日子，大家整天盼着打仗，也全估计着，战斗早晚就会打响的；因为，现在似乎再没有地方好退了。临沂城已在屁股后边，这个重要的城市，历来都是所谓“軍家必爭之地”，大家都說不会輕易把它讓給敌人，现在一听说行动，都以为马上就要战斗了，个个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是向东还是向西？”

“向东向西可不敢說，反正是向南，不会叫你向北。”大家都这样議論着，因为当时正面的敌人是在南边。

可是，队伍一动彈，大家心里又发凉了。

原来队伍还是向北撤的，而且出乎意料的一夜間撤了七十里，这可把大家弄糊涂了。有些人就这样估计：“也許咱这部分有新的任务，其他兄弟部队是絕不会动的。”

❶ 陈毅元帅那时是新四軍軍長，也是华东野战軍司令員，当时大家都習慣地叫他陈軍長。

队伍越向北去，路上碰到的部队越多。先是碰到不是自己师的单位，后来又碰到不是自己纵队的单位了。原来，整个南线的野战军都在向北撤，大家心里的疑团也就越来越大了。

第二夜，队伍又向北走了九十里。

部队这样迅速地向北开，可把鲁南的老百姓吓慌了。队伍经过每一个村庄，村头上都挤着一大堆老百姓，他们用忧愁的眼光看着军队；老大娘们眼眶里含着泪水，她们拉着战士的手不愿放。战士们睡在老乡家里，房东老大娘就坐在战士们的身旁，一边替部队烙煎饼，一边流着眼泪说：“同志，你们还向北吗？丢下咱们咋办呢？”

那时候，华东野战军根据毛主席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为了寻找敌人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大踏步地进退，所以主动地放弃了鲁南的一些地区和城镇。但，当时山东人民还不能全部了解这种意义，就连有些战士也一时摸不着底，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笑的倒不错，不知哭起来是什么样子。”

二月十五日，华东野战军撤出了临沂城。

他们不停脚地向北走着，每天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①宿营。鲁南的敌人被远远地丢在背后，连炮声也听不见了。

① 当时部队行动保守着秘密，同志们都不知道每天行军的目的地地名，只是太阳落山就出发，一直走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所以有“日落村”，“天亮庄”的说法。

但是，目的地在哪里？大家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大家更不知道；大家心里像揣了个闷葫芦。

这一天早晨，部队到达新的宿营地以后，忽然听到北方有隐隐约约的炮声。这炮声使人们无比兴奋，同志们都三三五五地聚到村头上来，一边喝着地瓜汤，吃着红煎饼，一边开起“小参谋会”来。有的说：“听见吗？北方的炮响啦！上级意图很明显啦！我们要到胶济线去消灭敌人，这回又得干掉他万儿八千的。”有的说：“万儿八千还不够我们跑腿的本钱。咱陈军长胃口顶大，绝不会只为了消灭万儿八千的敌人就让我们跑这么多的路。”有的说：“这回准叫他有来的没去的。”大家长久地谈论着这炮声的方向和地点，越谈心里越觉得亮堂。睡觉的事情被忘记了，一夜行军的疲劳早都飞到九霄云外。

这一天，破了天黑行军的惯例，中午十二点，部队就向北赶了。同志们猜到了上级的意图，所以行起军来就格外有劲。

这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在头顶上来回乱窜，打机枪，扔炸弹，有时还撒下红红绿绿的传单。

在路上休息的时候，一个战士忽然笑起来。大家问他笑什么，原来他在找大便纸时找到了一张传单，那传单上这样写着：“共军兄弟们，赶快投降吧，国军已攻占临沂，消灭了你们十六个旅，你们被包围啦，向北逃也是死路……”

那战士把这話给大家一说，引的全体同志都哈哈大笑。大家都知道临沂是主动放弃的，撤退前，物资粮食早都运走了，国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进这座空城，别说十六个旅，连我们十六根汗毛都没捞到。



嘿！蔣介石这老糊塗虫，他真以为我們是向北逃啦！

“嘿！蔣介石这老糊塗虫，他真以为我們是向北逃啦！”“这叫黃鼠狼瞧見肉引子，越离死近越乐的凶呢。”“讓他乐吧！看他現在笑的倒不錯，不知明天哭起来是什么样子哩。”

战士們一边赶路，一边嘲笑着反动派的造謠。

事实也是这样。蔣介石、陈誠之流，在占領临沂这座空城后，就捏造了許多謠言，吹嘘他們的“胜利”。那时，华东野战軍的主力已經运动到北方来打他們了，而他們还正被这些自欺欺人的“胜利”陶醉着，像睡在鼓里一样，一点也不知道呢。

“翻过山頂是平原”

华东野战軍为了出敌不意，迅速消灭北路的敌人，以每日一百多里的速度前进着。他們渡过沂河、汶水，穿过整个沂蒙山区，翻越过无数高山峻岭，浩浩蕩蕩地向北前进。

一到晚上，鲁中地区可真熱鬧，山上山下、村头村尾，到处是人，汽車队、馬車队、高粱車队，結成一条条无头无尾的長龙；部队、民兵、担架队，把大小道路都挤滿了。他們人不歇脚，馬不停蹄，一夜到天亮，川流不息。

沂蒙山区无穷无尽的大山，好像一輩子也爬不完。翻过一座高山，又是一座更高的山。部队运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許多同志的脚磨破了，不能穿鞋，在脚上包着布行軍。有时遇到一座陡峭的山，战士們不得不把大炮拆散，一塊一塊地背上山去，但是上去了又下不来，他們就手拉着手，一点一点往下滑。

在渡沂河的时候，因为桥要讓大炮、汽車通过，新桥又来不及架，許多部队只有从水里淌过去。二月天气，河上結着薄



炮車从水里通过。

冰，許多人的脚被冻腫了，腿被划破了。有些人过河掉了队，来不及换衣服，就穿着冰冻的衣服去赶部队。

无论怎样艰苦，也擋不住人們消灭敌人的决心。人們一到疲憊无力的时候，就唱起歌来鼓舞自己。当时有一首“爬山歌”是这样唱的：

一百里路已經下来九十九，
还有一里还得向前走，
擦把汗，加把油，
翻过山头，胜利在前头。

这首歌鼓舞着战士們，爬过一座座高山，跨过一条条冰河。

“再贏得蔣介石最后一吊錢”

在那些战争的年月里，山东人民拿出了全部力量支援前綫。五百多万人民参加了各种支前工作。他們的口号是“拿出一切力量支援前綫，再贏得蔣介石最后一吊錢”。

在上百万的民工中，有个魯南平邑县一区的担架队，是在前一年十二月組織起来去支援宿北战役的。宿北战役胜利結束以后，他們又跟着部队去打魯南战役；打完魯南战役他們本該回家了，可是他們又自动要求跟部队北上去打萊蕪战役。在三大战役中，他們經常几天几夜不下火綫，十天沒吃油盐，七天沒睡好覺，照样完成任务。有的人負了伤还坚持着去搶救伤员，他們捉过二百多名俘虏，繳获过一百多条槍。每个人都



在部队经过的大小河口上。